

2022年3月 星期五 4日 壬寅年二月初二

镇江周刊 ZHENJIANGDAILY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出版



Tel:0511-85010056 本报网址: http://www.jszw.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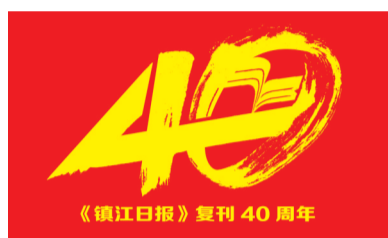
第 543 期



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心里都是高兴的

——40年前工人影剧院重建回访

本报记者 笪伟



《镇江日报》复刊40周年

特别报道·旧闻新访



原载于1982年3月9日《镇江日报》(第5号第A1要闻版)

我市新建一座影剧院

我市设备最好、面积较大的影剧院——工人影剧院,已被列为市重点工程,于三月一日破土动工。

该工程总建筑面积为2174平方米,观众厅设1470个座位,并设有空调、冷气等设施。

(宋建设)



工人影剧院落成典礼



工人影剧院落成剪彩仪式



工人影剧院内景

40年前的3月1日,老镇江人口中位于“城外”的一家影剧院——工人影剧院破土动工了。写下这则新闻的是当时在镇江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负责宣传工作的宋建设,今天,记者采访这位退休前曾任镇江日报社摄影部主任的前辈时,他笑着说:“工人影剧院新建,当时这对镇江人来说,也算是件不小的事。当时二建人都能参加这项工程建设而感到自豪。”他告诉记者,当年的工人影剧院新建是镇江市重点工程,一些尚未被派到建设现场的二建员工,甚至会在下班后主动赶到这里,哪怕是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心里都是高兴的。

“今天说起来,依旧觉得浑身是力气。”

当记者询问宋建设老师,还有没有当年建设工人影剧院的相关人员联系方式时,他提供了一位黄老先生的号码。2月27日下午,当记者辗转找到这位黄老先生,却被告知“我不是二建的,我当时是在工人文化宫上班。”虽然不是这篇稿件需要的采访对象,但他仍热心地给记者提供了一条线索:有一位经常穿着红色上衣,坐着电动轮椅,喜欢在河滨公园看大家打扑克的老人,就是当年二建公司建设工人影剧院时负责工程的,他了解当时的建设情况。

记者道了谢,赶紧骑车赶往河滨公园,在这一带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人群里找到了姗姗来迟

的黄老先生所说的这位老人——当年二建公司的王顺林,在工人影剧院竣工前的7个月,他分管并参与了建设。虽然如今他已几乎听不到声音,可看到记者放在他手里的1982年3月9日《镇江日报》头版的复印件,找到了工人影剧院新建的这则新闻时,王顺林老人露出了笑容。

记者在手机上打字说明来意,王顺林老人沉思片刻,打开了话匣子:“我是1980年左右到的二建,当时,公司有几百人参加建设,基本上日日夜夜连轴干。到了工地,我也跟着一起干,一直到竣工,一天都没有休息过。落成剪彩的时候,作为建设者,我也被邀请来到了现场,当时市领导来剪彩,影剧院门口真是海海

的人,大家都在鼓掌,我也在鼓掌,特别激动。”

王顺林老人告诉记者,自己今年79岁,现在的生活很悠闲,“都是托了共产党的福。”已经好多年没有人和他聊起当年的生产建设时光,“今天说起来,依旧觉得浑身是力气。”



王顺林老人

当年的文艺青年很热衷走进影院

著名摄影家陈大经先生得知记者正在找寻这则旧闻的素材,慷慨地分享了好几张工人影剧院落成剪彩时的照片。他告诉记者,落成剪彩当天,自己作为报社的摄影记者去采访拍新闻照片,“原址是个小会场,记得是先把周围拆迁后才扩大了。市总工会牵头,改造成了工人影剧院,这家影院在镇江算是条件比较好的。落成启用那天,市领导剪彩,开会的人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很开心。剪彩仪式后,会场就用起来了,我记得是开了个全市性的大会。”

“当年我看遍了镇江所有的电影院,在工人影剧院看的那一场,印象特别深,到现在都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20岁出头,在市交通系统工会从事干事工作的王萍告诉记者,当年参加全市

“劳动者之歌”的演讲比赛,“我和别的获奖同志一起,在工人影剧院,参加了‘庆祝五一’演讲会。”王萍记得,自己演讲的内容是“安全之门”,来自铁路系统的全国职工故事大王王长庚先生讲的是乘务员优质服务旅客的故事,主题都是歌颂劳动者的光荣、快乐工作,优质服务。“当时,工人影剧院经常播放一些教育片,市总工会就会分发一点电影票给各家企业,企业会分给工人。”王萍说,工人影剧院在城外,自己和同事都觉得有点远,那天大家约了,一起坐公交车,到中华路下车,步行走过去。路过银山门附近时,有一家“燎原文具店”,自己还和同事进去看了看粉画纸,准备单位做宣传画的时候再来这里买。

“那天,我们看的电影名字是《血,总是热的》,是杨在葆演的。讲的是改革开放

初期,一家从事套染印花生产的企业如何和国外客商签协议的事情。电影的最后一幕,厂长对工人们有一场演讲,其中一段是:‘有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像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已经锈住了,咬死了,但只要用我们的血做润滑油,这话已经说烂了,不时髦了,没人要听了,可无论如何,我们的血总是热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完电影后,我们兴趣小组还写了电影观后感,互相交流。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岁月,看到企业家为了工人的命运,企业的生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我们也是备受激励。”在王萍的记忆里,工人影剧院外面的楼梯是要拽着扶手走上去的,座椅也是硬的,“说实话和现在的影院条件不好比,可当年去电影院看电影,仍然是文艺青年很热衷的事情。”

看电影已成为很多人的日常



“镇江西津大光明影城”,影城负责人史建慧向记者介绍,“镇江西津大光明影城”总面积6000平方米,设有7个影厅,是融合独栋、民国风情的综合型院线影院,集老电影博物馆、纪录片影厅、少儿体验空间、影视文化交流于一体。因建筑外观及内部装修富有特色,开业以来,影院已成为名动镇江的“网红”,是市民和游客热衷的打卡点。

如今,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电影也成为人们平常生活娱乐的方式之一,没事去电影院看看电影或者演出,早已成为很多人的日常。记者从市委宣传部了解到,2021年全市影院放映46.21万场、观影409.88万人次,票房15568.78万元。(左图为建设中的工人影剧院)(图片提供:陈大经 史建慧 笪伟)

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多年的文化建设,如今,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愈发显现。一系列数据证明,国产电影如今已成为市场的绝对主角。电影院成为“以文化人,以艺养人,以美塑人,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的重要载体。电影人的原创力、基础设施的竞争力、人才的竞争力、艺术创作的引领力,还有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覆盖力和深层次的影响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今都在逐步提升。

从文化渴求到文化自信,不仅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信心。

记者短评

从文化渴求到文化自信

□ 笪伟

2022年3月1日,是咱们《镇江日报》复刊四十周年的大日子,同时,我的手中也有一张40年前《镇江日报》头版报纸的复印件。它记录了1982年3月1日,老镇江人口中位于“城外”的一家影剧院——工人影剧院破土动工这则新闻。一张小小的报纸版面,就像一艘时光机,带我们跨越了整整40个年头。

一篇回访40年前的旧闻稿件,得到近20位前辈、老师的无私帮助,回忆当年、提供线索、史实考证……特别是摄影

家陈大经老师,陆续翻了几页资料库,传来了好几幅当年的珍贵历史照片,让40年前的情景重现,也令稿件更直观立体。

上世纪80年代初,老百姓处于一种文化渴求状态,电影是最吸引人的文艺形式之一。但是,在电影院中更受欢迎的,是外来的“大片”以及港台地区的电影……

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无论是产品形态,还是产业规模,都具备很大影响力和传播力,要实现文化强国目标,电



一条街上做文章

□ 华翔

上海有一条网红街,也就七百多米长,一头连着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一头连着创智天地广场和江湾体育场,名字就叫大学路。这里聚集着多家网红店,吃喝玩乐一整天不重样,被称为“魔都年轻人最爱的一条街”。有文字如是描述:“这儿的建筑物有着彩绘玻璃窗和涂鸦外墙,这儿的人制造美妙的杯子蛋糕和咖啡,这儿的大学学生会会在两家餐厅间犹豫不决的时候望向第三家餐厅,这儿的外国人总在酒吧和健身房开怀大笑。人们走在大学路上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目光接触。他们心里期盼着新鲜好玩的东西,而大学路满足了他们。”

但最新的消息显示,这里的人们,已然不满足于“网红”了。《解放日报》公众号“上海大趋势”报道,近日,一场关于“大学路创新街区工作坊”的讨论会举行。会上的发言是这样的:“近两年来,流量经济、网红经济等一时间成为大学路的关键词,但目前大学路的主要业态仍是咖啡餐饮和文创品店,创新气息不够浓。”“街区缺少一个让活跃主体成员发生‘化学反应’的平台。”他们要在这条街上做文章,来一场蝶变,即从网红街升级为创新街区。

一座城市为什么需要创新街区?“上海大趋势”总结,“因为创新链条越来越长,单独做创新很难,需要多方面合作;因为知识的溢出需要不同的主体,需要不断关怀多样性的人群的现实和未来需求”,“体现了一种城市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增长的变迁”,“带动了传统产业升级为创新产业,传统劳动力转变为创新人才”。

无独有偶,公众号“GEI新经济瞭望”最新发文,题目即是“新经济活力区:打造未来城市新增长极”。文章写道:“从区域经济发展历史经验来看,每到一个重大发展或转折时期,总会在局部出现一个摆脱传统发展路径、掌握更先进的发展方式、迸发出更强经济活力的‘先行区’、‘全新的创新空间’,领先一步迈入下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新经济活力区的核心在于小范围打造更符合新经济爆发式生产力与生态型生产关系的模型,更聚焦吸引新物种、新赛道、新场景、新治理等新经济活力要素,以点及面带动全域活力释放。”

无疑,创新街区恰是一个最小范围的新经济活力区。而它对城市的意义,还在于: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新阶层的年轻人需要工作与休闲娱乐结合的生活圈,需要有随时随地和自己的同行、高校、研究机构交流碰撞的空间,这部分人群回归都市工作与生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创新街区的建成,并非只为科创主体提供载体,其更深的内涵在于传播‘隐性知识’,也就是观点、创意和灵感。‘显性知识’可以依靠一次性的沟通,如展会、对接会等传递,但‘隐性知识’则需要一次次反复交流和碰撞,它的传播有赖于街区的公共空间。”这恰又回到了城市存在与发展的本质意义上。

上海大学路的那场讨论,最终形成了三个项目。其一,“创新实验场”项目,聚焦整合大学路街区里丰富的创新场景,复合成一个共创的实验场,通过有人文内涵的展览和主题活动,让街区多元人群的想法和诉求“被看见”。其二,“商户自治联盟”项目,面向街区里的大商户和小业主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基于城市数字化的邻里关系。其三,“创新实践课堂”项目,大学路可与大学联合建立教学创新基地和城市空间实践课堂。

这三个项目,恰能让我们看到颇多关键词。“场景”,从注重城市规模扩张向释放城市市场空间转变,已然成为城市发展的最新路径。“自治”,创新,某种程度上就是颠覆,所以,鼓励创新,必然需要放手,打造自由生长的宽松环境。“数据”,这是新经济的最大风口,也是赋能新业态、创造新模式的最大助力;“要素重组”,群体多元、要素丰富是城市街区的特色与优势,无论是“创新实验场”还是“实践课堂”,包括“商户自治”,其内在的逻辑正是让更多不同的要素在这里整合、交织、重组,以跨界激发创新,让创新激活新经济业态。

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街区,每一座城市都有年轻人,而大多数城市也都有大学和各式各样的“大学路”。其实,我们也可以试试,毕竟,创新在每一个层面都是可以发生的!



扫描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镇江品读



导读 DAODU

我们这奋斗的四十年

我的小镇

《雷锋日记选》 照亮我的人生

→10版

→11版

→12版

责编 笪伟 美编 笪伟 校对 骆美霞

声明:向本周刊投稿,即视同作者同意授权本报及本报所属平台、合作平台使用,不再另行支付费用。